

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少女春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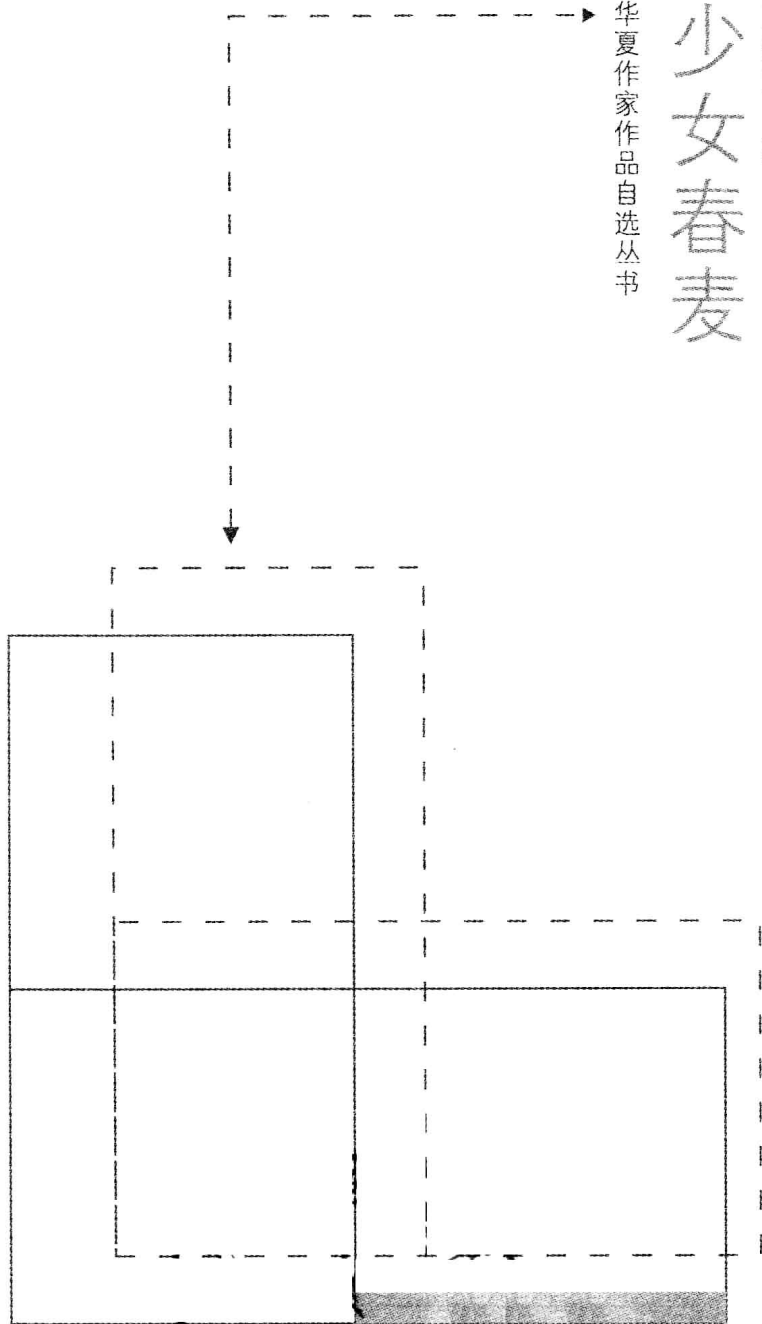
王新军◎著



王新军◎著

少女春麦

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春麦 / 王新军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2010年4月重印)

(新时期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 第1辑. 中篇小说卷)

ISBN 978-7-5469-0276-0

I. ①少…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789 号

少女春麦

作 者 王新军
总 策 划 张新泰
总 主 编 于文胜
主 编 王 正
责任编辑 肖 夫
封面设计 党 红 万里明
内文装帧 党 红 毕 然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电 话 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印 张 6
开 本 850mmx1168mm 1/32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276-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会转型期的阅读

王正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里,有个美丽的故事:约翰·高尔特是个富翁,财富多得数不过来。有天晚上,他正在大西洋上,驾着游艇和风浪搏斗,他看到在海底深处,亚特兰蒂斯(古希腊的赐福群岛)的灯塔在海底闪光。那种景象人只要看上一眼,就再也不想看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了。约翰·高尔特沉了他的船,和全体航员一起沉了下去,他们全都心甘情愿……说这个故事的,是唯一的生还者。

这无疑构成了一种象征:人生的此岸、彼岸和路径。

价值在先?还是欲望在先?欲望和价值是谁对谁的追寻?

享受物质?还是享受物质给予的快乐?

这些都是人生的元理论。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要有区别它的智慧。当然,区别不是靠智(像太阳一样,谁都知道);而要靠慧(丰富的,会拐弯的心灵)!

沿着这个路径,读者就会走近这十本小说丛书。在红柯那里,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被砸碎了又揉到一起:奇幻、奇诡、奇丽。海阔天空。我们现实中固有的神奇和畅想本质;一种根植于本土深层根系的原创力。这不正是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内核吗?“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里的话,真说到节骨眼上了。不要说在大地方,就连南疆闭塞荒远的苇湖边,在卡玛力丁身上,人们不也看得很真切

吗？所以，在遥远的帕米尔，阿希克和江安巴依也发出了呼喊。那是灵魂的歌唱，却都源于大地，极致自然，飘荡如风，充满了质朴、真挚和厚重的人文、诗意、哲理关怀。

在《胭脂红红》里，人们不能不想到亚特兰蒂斯那个美丽的传说。马兰花把方向盘抱得紧紧的。她拒绝从深深的江底浮上来。“狠心”的作者林那北，用她的“决绝”，给了读者一个残酷、凄美的故事，完成了她温柔而又坚如磐石般的坚守！……在《丛书》里，作家们这种社会转型中的人文关怀，给了读者真切的温暖。

除了温暖，我们还看到了郭晓力《无声坠落》的冷峻，和《那个中午》遥远、纵深的历史逼视。主宰世界的大道理，就那么几个。抵达这些大道理的路径，却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中，作家们都找到了他自己的“这一个”！

操练文学，最要紧的是真诚。有一位西方的哲人说过：文学技巧是对作家真诚的考验。一句透底到家的话。离开真诚去操练文学，愣要从心灵中往外挤（！）“牙膏”，委屈了心灵也糟蹋了文学。《丛书》的作家们，因为是“自选”作品，他们很在意自己，都能从真诚的地基上，构建他（她）们的文学大厦。但还要往前走，语体和语言张力的营造，就成为最难最难的了。读者翻开王伶的《无花果》和董立勃的《那个中午》，就该体味到作家在这里下过的功夫。董立勃说：“有了好故事，在讲述上，要有自己的调子。这个调子，就是歌的旋律，只不过歌是音符，小说是语言。”文了说，调子，其实就是语言的语体。他又说：“让自己傻一点，笨一点。”套用那种“常规表述”，这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作家把自己定位在“读者之下”，你说的话才能走到“读者心中”。有的作家自以为高明，就怕读者不明白，絮絮叨叨在那儿点题，犯傻了！董立勃“傻”得把语言的“张力”留给了读者，成全了他的真聪明。

2009年10月



少女春麦



目 录



● 少女春麦

▼
01

● 招弟谣

▼
59

● 摸吧

▼
120

● 后记

▼
184

少女春麦

家住沙洼洼东梁上的姑娘王春麦，已经过了十七上十八岁了。更多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走出家门，走上村街，走出村子，翻过几块高低不平的沙坡地，去南梁坡上那片瘦唧麻杆但还有几片绿叶的胡杨树林走一走，静静地想一些与自己年龄十分相称的心事。所有人想的事情都一模一样，总是事出有因。王春麦的心事也是一样的，她的心事缘于那个已经没有什么记忆的黄昏。

那时候，她刚刚初中毕业，她本来信誓旦旦地准备去一家市里的卫生学校继续读中专。报名的事情，都由她的同班好友罗海燕帮着联系好了，学费也不是太贵，一年才两千三，可事到临头了，父亲王大平却背着手走过来，对前来送通知的罗海燕说，丫头，咱们王春麦嘛，那个啥，就不上去了，咱们家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再说哩嘛，我也老了，供她上学哩，也供不动了，哈——你看，就这，春麦上学的事就不用再麻烦你啦。

那时候王春麦把两只手夹在膝盖处，使劲地相互揉搓着。她肚子里憋着一股子劲，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扑簌簌洒了一地。伶牙俐齿的罗海燕不想就这么甘拜下风，又苦口婆心地劝了一阵，可人过中年的王大平并没有被一个小丫头的诳语所打动，他扔掉已经

泛起烟灰的烟把子，狠狠地朝脚地上吐了一口带着烟臭味的黑痰，又用宽大的脚掌盖上去蹭了几蹭才对罗海燕说，我们家不比你们家呀，虽然在沙洼洼咱们日子还算过得去，但跟你们比就差得远喽！你们在乡上，你爹是大老板，我们只是个背朝天啃地的老农民。丫头，你走吧，你去好好上你的学吧！

说完王大平慢悠悠地抽出一支烟，熟练地塞进已经发黄的玉石烟嘴里，然后叼到嘴上，刺地一声点着，紧忙啐了两口，然后起身背着双手去村头的老杨树下编闲传去啦。

那天，王春麦送罗海燕出了村口，她才呜呜地小声哭出来。告别的时候，罗海燕握着她的一只手，用电视上那些大人物一样的口吻说，其实农村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同样会大有作为的。

王春麦含泪点着头，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了她的说法。但她知道，罗海燕的这些话不过是用来安慰一下自己而已。在她们沙洼洼这种土包山洼里，大人们累累死累活也不过刚刚能混饱个肚子，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小丫头，能有个啥大作为？她点头的时候，连她自己也是不相信自己的。但她还是接受了罗海燕的安慰，她必须接受，说到底人家罗海燕除了能给自己一些表面上的安慰，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那段时间，在内心的想法最终被认定无法实现的时候，王春麦只能选择放弃，原先坚持的那些东西一旦

放弃了，她也就彻底看开了。她们乡中学初三一个年级出来一二百人哩，不是百分之八九十都没有再去上学吗？不是还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留在了农村广阔的天地间了吗？只要这样横向地一比，王春麦的心里也就没有什么不平衡的了。家住后梁上的刘玉芬、她同村的小同学，才多大呀，不是去年冬天就已经嫁人了吗？就是后来知道了父亲王大平不叫她上学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省下钱将来让弟弟王春杨上大学之后，王春麦也认为父亲的选择是对的。作为一个经济状况非常拮据的农村家庭，父亲这样的决定是没有错的。

后来罗海燕如愿去了市里读卫校，王春麦就留在了农村广阔的天地之间。但她始终没有在这里找到能大有作为的机会，甚至连在后院里种一片花的梦想也不能实现——那里必须种上茄子和黄瓜。有一段日子，王春麦都快绝望了，她每天都要那样呆呆地在自己那间小屋里坐上几个小时，茶不思，饭不想，她根本什么都不去理会，就那样干坐着，脑子里空空如也。时间风一样从她身边飞快地溜走，不留一点痕迹。

二

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同村比王春麦早一年中学毕业的马石头，总是有事没事地往她家跑。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有点烦他。因为她讨厌沙洼洼村几乎所有的



男人和女人。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有几天如果马石头不到他们家里来趖磨，王春麦自己心里倒显得有些惶然了，总要一天十几、几十次地走出街门，朝马石头家所在的前梁方向瞅一瞅，期望能偶然地在那个村街通往前梁的小路上看见他的影子。那段日子，她和他虽然总共也没有说上十句话，但她依然固执地认为，她心里正悄悄起着一些小变化的原因，的确是因为马石头。

比对着家住后梁上的刘玉芬这个童年少年的伙伴，在没有人的时候，王春麦便十分自然地想到了嫁人。像她这个岁数的乡里丫头，要不了几年就要找婆家生孩子了。在广大的西北农村，在他们沙洼洼这样的地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些日子，马石头在她眼前晃来晃去的，她心里就只能以他作为选择的标准了。再怎么，马石头这个人她自己是熟悉的，又和自己一样中学毕业了，年龄上也差不多。最起码不像刘玉芬，没上过几天学不说。去年底，她爹为了还赌债，硬逼她嫁给了大她十多岁的二愣子货三元子，窝在后梁一圈破院落里熬日月。一句话不对了，又是打又是骂的。

上中学的时候，班里也有许多男同学，很不错的当然也有。但毕业这不多会儿工夫，王春麦脑海里对他们本来就粗枝大叶的印象，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了。本来有几个男生王春麦对他们还是很有好感的，比如那个瘦小的达平娃，他虽然学习不咋样，可总是愿意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借给她用，圆规啦，尺子啦啥的，有时候借了

竟然好长时间都忘了要回去。再比如高个子王刚吧，总喜欢把自己的复习书借给她，他自己不咋爱学习，但他却认为王春麦看这种书比谁都更有必要。一年不到，王春麦却连他们的面容都一时记不起来了。她闭上眼睛想，可眼睛一闭上，满脑子都飘着马石头那张一说话就红的憨愣愣的圆脸。由此王春麦断定，达平娃和王刚他们的身影是被马石头的这张憨脸从她脑子里挤出去了。她又努力了几次，还是想不起来，她就更加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想不起来，她也就不想啦，好在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多作业，没有了那么多考试，那么多的复习题对她已经没有用处了。她王春麦已经永远地离开学校了。她原以为这样她的心里就会空阔一些，她甚至都在担心如果心里空下来，她应该怎么办才好？可事实上她的心还没有来得及空下来就被另外一些东西填满了，并且比以前那些书本上的东西填得更紧更密。

在王春麦的眼里。沙洼洼的太阳总是乏塌塌地升起来，在高远的天空绕上一圈，然后又百无聊赖地一头栽下西边的沙梁深处。甚至那些光芒也是没有热力的，虽然射在人身上针扎一样疼，但却显不出她想象中应该具有的那般威力。有时候，她站较远处凝视散落在沙梁沟凹里的沙洼洼时，她竟然想着能从太阳上突兀地滚下一只燃烧的大火球，将这个令她憎恨的偏远的村庄烧成一片灰烬，然后再来一场透雨，把这里冲个千千

净净，让传说中沙洼洼一望无际的绿草重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

有那么一段时间，王春麦感觉马石头变得像一团气流一样，充满了她全身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感觉弄得她心尖尖上出汗，手指头奇怪地发痒。她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一些连她都感到十分吃惊的蠢话。虽然没有声音，但她却能听见她是在一遍遍认真地诉说。说着说着，连她自己都会在不经意间被那些蠢话弄得忍俊不禁，抿嘴傻笑。

在她被自己的疯话惹得笑逐颜开的时候，她又会在心里猛然啪啪抽自己两个大嘴巴，然后忍着脸上火烧火燎的感觉问自己：马石头到底算个什么东西，难道他真是一块石头砸在我的身上了吗？我这辈子如果嫁人，难道说非得嫁给他不行吗？如果他不是一个沙洼洼的小伙子该多好！

这样的自问，答案总是扑朔迷离。她越是这样问，自己心里反而更加糊涂起来，整天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仿佛有想不完的心事。

那天后晌，她第一次拉着自家的两头羊去后梁下的泉边饮水，回来的时候，马石头远远就迎上来了。她想对他说些什么，但她又努力地克制着自己，让自己的眼睛平视着那条石子路的正前方。村口的那棵老白杨树都被她的眼睛放大了，她远远就能看清它伸向空中的虬枝，甚至每张叶片上的脉络，她都能够看得一清二

楚。她昂着头,像一头走在草原上的高傲的长颈鹿那样从马石头身边掠过。她表面镇定,心里却慌乱不堪,一种奇怪的声音在胸腔里嗡嗡作响。

从远处一眼看见马石头的时候,她已经怦然心动了。但在就要走近他的时候,她却忽然决定不再正眼看他。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马石头却抢上前几步,横在眼前挡住了她的去路。她的神情立马就恍惚了,只感觉到强烈的心跳,整个人却不知所措。她听到了马石头迎面而来的同样慌乱如牛的呼吸声,他张着嘴,语无伦次地嗯嗯了半天才说,你爹说了,谁要想娶你……就拿一万元彩礼……我会弄够一万块的。

马石头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脚步只是稍稍有所停顿,却没有完全停住。她拉着她的羊绕过横在面前的马石头,加快步伐继续往前走。马石头肩上扛着一小捆柴火伫在那里,见她并没有理他的意思,愣了几秒钟,又从后面撵了上来。

快进村的时候,王春麦故意放慢脚步,让马石头跟上来之后,她才对他说,我爹说了可不算,他是他,我是我,是我嫁人又不是他嫁人,我还要三金哩。说完她就快步走了,喝足了水的羊,走路叉着四条腿,步伐跟不上,她就使劲拽。结果羊脖子给拽得长兮兮的,它们几乎是被她拖着进了村的。到了回家转弯的那个路口,她回头看见马石头还傻傻地站在那里,像块真石头一样一动不动。



要知道，“三金”可是前几年城里姑娘出嫁时男方必备的新三大件。这些年，乡下只要长相不是很丑的姑娘，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这三样，也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否则就大有宁死不嫁的意思。

王春麦知道自己不是丑丫头，每一次对着镜子的时候，她都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拿几张美人挂历和明星招贴画与自己作比较，越比她就越觉得自己的长相应该是在漂亮这个档次上的。有时候她甚至想，自己是不是《红楼梦》里那个纤弱似水的林黛玉？她这样一张小鼻子小嘴巴的标致的俊脸，嫁给马石头，永远窝在贫瘠苦焦风沙不断的沙洼洼，这该有多亏哇！如果再没有“三金”相伴，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她想都不敢想。尽管她对“三金”的认识也是蒙昧的，甚至一无所知，但既然它已经成了现在乡下姑娘出嫁最时髦的三大件，自己又不是太丑的，自然不能少了其中一样。王春麦对马石头明示了“除了她爹王大平要一万元彩礼她自己还要三金”的意思之后，一连三天她都没好意思出门。

她觉得心里羞得很，咋会亲口对马石头说出那样的话哩。但她心里还是有另外一个意思的——马石头也许会被她说的“三金”给吓趴下。一万块再加上“三金”，在沙洼洼，这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哼，吓趴下也好。你以为自己是啥香饽饽哩，谁稀罕谁呀。像她这样的，过不了多久，在村子里待不了两年，提亲的人肯定连她